修己
正心
檢身
恢德量
輔德
敦篤
修己功效

聖學輯要 三

正心章
涵養
省察
涵養省察
正心
檢身章
收身得礼
威儀容止
戒飭無怠
恢德量章
恢進德之量
恢容衆之量
恢公平之量
輔德章
親正士
從諫
改過
敦篤章
敦篤之功
怠惰之病
修己功效章
由知達于行
由行達知
表裡淺深
聖人之應

正心

涵養

聖學輯要卷之五

修己

正心章第八

臣按上二章工夫莫非正心而各有所主故別輯前訓之主於正心者詳論涵養省察之意朱子曰敬乃聖門第一義徹頭徹尾不可間斷故此章大要以敬爲主焉第三章收斂敬之始也此章敬之終也

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

朱子曰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事則

奉承而不違也心性皆天之所以與我者不能存養而梏亡之則非所以事天也○程子曰人只有一箇天理却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又曰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

臣按孟子所謂存養通貫動靜而言卽誠意正心之謂但先賢論靜時工夫多以存養涵養爲言故採其切要之語錄之如左

程子曰涵養便到淸明高遠○或問喜怒哀樂之前下動字下靜字曰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便是難處學者莫若且

先理會得敬能敬則自知此矣○或曰當靜
坐時物之過乎前者還見不見曰看事如何
若是大事如祭祀前旒蔽明黈纊充耳凡物
之過乎前者不見不聞也若無事時目須見
耳須聞○蘇昞問於喜怒哀樂之前求中可
否曰不可既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
却是思也既思即是已發才發謂之和不可
謂之中也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則
可若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

朱子曰程子才思即是已發一句能發明子
思言外之意盖言不得喜怒哀樂之發但有

所思即是已發此意精微到未發界至十分盡頭不可以有加矣○朱子曰不睹不聞之時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處常要提起此心在這裏防於未然○又曰戒愼恐懼不須說得太重只是收拾來便在這裏伊川所謂敬字也○西山眞氏曰戒愼恐懼只是事物未形之時常常持敬令不昏昧而已思慮未形而知覺不昧性之體段自有不可揜者程子所謂靜中有物者學者深味而實驗之自當有見未可專以言語求也

臣按未發之時此心寂然固無一毫思慮

但寂然之中知覺不昧有如冲漠無眹萬象森然已具也此處極難理會但敬守此心涵養積久則自當得力所謂敬以涵養者亦非他術只是寂寂不起念慮惺惺無少昏昧而已○或問未發時亦有見聞乎

臣答曰若見物聞聲念慮隨發則固屬已發矣若物之過乎目者見之而已不起見之之心過乎耳者聞之而已不起聞之之心雖有見聞不作思惟則不害其爲未發也故程子曰目須見耳須聞朱子曰若必

以未有見聞爲未發處則只是一種神識
昏昧底人睡未足時被人驚覺頃刻之間
不識四到時節有此氣象聖賢之心湛然
淵靜聰明洞徹决不如此以此觀之未發
時亦有見聞矣○又問曰常人之心固有
未發時矣其中體亦與聖賢之未發無別
耶臣答曰常人無涵養省察工夫故其心
不昏則亂中體不立幸於須臾之頃不昏
不亂則其未發之中亦與聖賢無別但未
久而或頹放或膠擾旋失其本體則霎時

省察

之中安能救終日之昏亂以立大本乎○
又問延平先生於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
之謂中未發作何氣象朱子曰李先生靜
中體認大本此說何如臣答曰纔有所思
便是已發既云體認則是省察工夫非未
發時氣象也故朱子晩年定論以體認字
爲下得重此不可不察但學者靜坐時作
此工夫輕輕照顧未發時氣象則於進學
養心必有益是亦一道也
朱子曰未發之前不可尋覓已覺之後不容

安排但平日莊敬涵養之功至而無人欲之
私以亂之則其未發也鏡明水止而其發也
無不中節矣此是日用本領工夫至於隨事
省察即物推明亦必以是爲本向來講論思
索直以心爲已發而日用工夫亦止以察識
端倪爲最初下手處以故闕却平日涵養一
段工夫使人胷中擾擾無深潛純一之味而
發之言語事爲之間亦常急迫浮露無復雍
容深厚之風盖所見一差其害至此不可不
審也

省察

右言涵養

○誠無爲幾善惡 周子通書

朱子曰實理自然何爲之有 未發時也 幾者動之微善惡之所由分也○趙致道曰此明人心未發之體而指已發之端蓋欲學者致察於萌動之微知所決擇而去取之以不失乎本心之體而已善惡雖相對當分賓主天理人欲雖分派必省宗孼自誠之動而之善則如木之自本而幹自幹而末上下相達者天理之流行此心之本主而誠之正宗也其或旁

榮側秀若寄生疣贅者此雖亦誠之動私欲之流行所謂惡也非心之固有蓋客寓也非誠之正宗蓋庶孼也苟辨之不早擇之不精則客或乘主孼或代宗矣學者能於萌動幾微之間察其所發向背凡直出者爲天理旁出者爲人欲於直出者利道之旁出者遏絶之功力既至則此心之發自然出於一途而保有天命矣◯范陽張氏曰一念之善則天神地祇祥風和氣皆在于此一念之惡則妖星厲鬼凶荒扎瘥皆在于此是以君子愼其

獨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周書多方）

蔡氏曰聖固未易爲也狂而克念則作聖之功知所向方聖固無所謂罔念也一念之差雖未至於狂而狂之理亦在是矣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孟子）

朱子曰言心操之則在此捨之則失去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危動難安如此○又曰出入兩字有善有惡不可皆謂舍亡所致也

是直指心之體用而言其周流變化神明不測之妙也○問佛者有觀心之說然乎曰心者主於身者也一而不二者也今復有物反觀乎心則是此心之外復有一心而能管乎此心也其言謬矣問未發之前惟當敬以持養既發之後又當敬以察之然既發之情是心之用審察於此未免以心觀心之病如何曰已發之處以心之本體權度審其心之所發恐有輕重長短之差耳若欲以所發之心別求心之本體則無此理矣夫謂操而存者

非以彼操此而存之也舍而亡者非以彼舍此而亡之也心而自操則亡者存舍而不操則存者亡耳○程子曰人於夢寐間亦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顛倒即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問人心所繫着之事果善夜夢見之莫不害否曰雖是善事心亦是動凡事有兆朕入夢者却無害捨此皆是妄動○張子曰心清時少亂時多其清時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如此何也蓋用心未熟客慮多而常心少也習

俗之心未去而實心未完也○朱子奏劄曰
士大夫之進説者不本於陛下之身營營於
事爲之末臣恐其未足以端出治之本清應
物之源以贊陛下正大宏遠之圖而使天下
之事悉如聖志之所欲也臣願陛下一念之
萌則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耶爲人欲耶果
天理也則敬以擴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閼果
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
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
以是裁之知其爲是則行之惟恐其不力知

其爲非則去之惟恐其不果如此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之所欲爲無不如志矣

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大學下同

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朱子曰忿懥怒也蓋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然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

行不能不失其正矣○又曰四者只要從無處發出不可先有在心下如有所忿怒因人有罪而撻之纔了其心便平是不有若此心常常不平便是有○又曰心纔繫於物便為所動所以繫於物者有三事未来先有箇期待之心或事已應過又留在心下不能忘或正應事時意有偏重都是為物所繫縛便是有這箇物事到別事来到面前應之便差了如何心得其正聖人之心瑩然虛明看事物来若大若小四方八面莫不隨物隨應此心

元不曾有這物事○程子在澶州修橋少一
長梁曾博求之民間後因出入見林木之佳
者必起計度之心因戒學者曰心不可有一
事○又曰罪己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
在心胷為悔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朱子曰心若不存便無主宰無以撿其身○
又曰此心之靈一身之主苟得其正而無不
在是則耳目鼻口四肢百骸莫不有所聽命
以供其事而其動靜語默出入起居唯吾所

使而無不合於理如其不然則身在於此而心馳於彼血肉之軀無所管攝其不爲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者幾希矣○又曰今日學者不長進只是心不在焉嘗記少年時在同安夜聞鍾聲一聲未絶此心已自走作因是警省乃知爲學須是致志○程子曰心要在腔子裏（腔子猶言軀殼）○南軒張氏曰心在焉謂之敬（蛟峯方氏曰上說有心者之病此說無心者之病臣按此雖有有心無心之別其實心有偏繫故不能立主宰而有所不在矣然則有心無心非二病也）

右言省察

涵養省察

○伊尹曰顧諟天之明命商書太甲
朱子曰顧謂常目在之也諟猶此也天之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爲德者也常目在之則無時不明矣○又曰只是見得道理長在目前不被事物遮障了不成是有一物可見其形象○雙峯饒氏曰靜存動察皆是顧其靜也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其動也即物觀理隨事度宜此之謂常目在之○胡季隨曰未發之前只須涵養纔發處便須用省察工夫涵養愈熟則省察愈精矣

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禮記)

陳氏曰毋禁止辭○范氏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可以一言蔽之曰毋不敬○程子曰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又曰心定者其言安以舒不定者其辭輕以疾(已上四條釋經意)○又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問主一無適朱子曰只是莫走作如今人一事未了又要做一事心下千頭萬緒學問只要專一○薛氏曰行第一步心在第一步上行第二步心在第二步上所謂敬也如行第一步而心在二三步之外行第二步而心在五六步之外即非敬矣至若寫字處事無不皆然寫第一字心在第一字上爲第一事心在第一事上件件專一便是敬)○覺軒蔡氏曰主一該

動靜無事時此心湛然常存此靜而主一也有事時心應此事更不雜以他事此動而主一也○朱子曰無事時敬在裏面謂心中也有事時敬在事上有事無事吾之敬未嘗間斷也故程子說學到專一時方好盖專一則有事無事皆是如此○程子曰整齊嚴肅則心自一一則無非僻之干矣嚴威儼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從此入朱子曰伊川整齊嚴肅一段是切至工夫說與人○上蔡謝氏曰敬是常惺惺法朱子曰惺惺乃心不昏昧之謂敬以整齊嚴肅言之固是然心若昏昧燭理不明雖強把捉豈得爲敬○和

靖尹氏曰敬者其心收斂不容一物之謂尹氏曰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着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或問三先生程子謝氏尹氏言敬之異

朱子曰譬如此室四方皆入得若從一方入至此則三方入處皆在其中矣◎廖子晦曰程子曰有主則實程子曰有主則實外患不能入又曰有主則虛程子曰有主則虛謂邪不能入虛實二說雖不同皆謂以敬為主也朱子曰子晦之說甚善敬則內欲不萌外誘不入自其內欲不萌而言則曰虛自其外誘不入而言則曰實只是一時事

已上八條論敬字之義○程子甚愛表記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之語蓋常人之情纔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程子曰敬勝百邪○朱子曰敬是箇扶策人底道理人當放肆怠惰時才敬便扶策得此心起常常恁地雖有些放僻邪侈意思也自退聽○又曰敬所以抵敵人欲人常敬則天理自明人欲上來不得已上四條論敬勝人欲○朱子曰靜中私意橫生此學者之通患當以敬爲主而深察私意之萌多爲何事就其重處痛加懲窒久之

純熟自當見效○又曰人有一正念自是分曉又從旁別生一小念漸漸放濶去不可不察○問居常持敬於靜時最好及臨事則厭倦或於臨事時着力則覺紛擾不然則於正存敬時忽忽為思慮引去是三者將何以勝之曰今人將敬來別做一事所以有厭倦為思慮引去敬只是自家一箇心常惺惺不可將來別做一事○先生問伯羽如何用功曰且學靜坐痛抑思慮曰痛抑也不得只是放退可也（放退只是勿為念慮所牽而俱往也）也不可全無思慮

無邪思耳○問一向把捉待放下便覺恁衰颯不知當如何曰這箇也不須只管恁地把捉若要去把捉又添一箇心公若知得放下不好提掇起來便是敬曰靜坐久之一念不免發動如何曰也須看一念是要做甚麼事若是好事當做須去幹了或此事思量未透須着思量教了若是不好底事便不要做自家纔覺得如此這敬便在這裏○又曰心無不敬則四體自然收斂不待着意安排而四體亦自舒適矣着意安排則難久而病生矣

○又曰整頓收斂則入於着力從容游泳又墮於悠悠此正學者之通患然程子嘗論之曰亦須且自此去到德盛後自然左右逢其原今亦當且就整頓收斂處着力但不可安排等候即成病耳已上七條言察治病痛○張子曰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爲嚴師凡有動作則知所懼如此一二年間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朱子曰敬是竦然如有所畏之意常若有畏則不敢自欺而進於誠矣○勉齋黃氏曰敬者主一無適之謂程子語也然師說又以

敬字惟畏爲近之盖敬者此心肅然有所畏之名畏則心主於一如入宗廟見君父之時自無雜念閑居放肆之際則念慮紛擾而不主於一矣二說盖相表裏學者體之則可見矣○覺軒蔡氏曰人之一心虗靈知覺常肅然而不亂炯然而不昏則寂而理之體無不存感而理之用無不行惟夫虗靈知覺不能不動於欲則此心之體用將隨之而昏且亂矣此所以不可不敬也苟能惕然悚然常若鬼神父師之臨其上深淵薄氷之處其下則

虛靈知覺者自不容於昏且亂矣此敬字之義所以惟畏爲近之已上四條以畏釋敬字之義○南軒張氏曰李季修問所謂敬之說當用力誠不可怠惰而嚮晦宴息亦當隨時某以爲嚮晦入宴息乃敬也知嚮晦宴息之爲非怠惰乃可論敬之理矣此言敬無時不在盖晝夜動靜當無間斷若以入夜宴息爲非敬則非知敬者也○薛氏曰古語云敬德之聚也此語最宜潛體盖道妙莫測靡有攸定惟敬則能凝聚得此理常在如心敬則能凝聚得德在心上貌敬則能凝聚得德在貌上以至

耳目口鼻之類無不皆然或有不敬則心君放逸而百體解弛雖曰有人之形而其實塊然血氣之軀與物無以異矣此敬之一字乃聚德之本而為踐形盡性之要也（此言敬以聚德）

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易坤卦文言）

程子曰君子主敬以直其內守義以方其外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義形於外非在外也敬義既立其德盛矣德不孤也○朱子曰本領則當以敬為主更得集義之功以祛利

欲之蔽則於敬益有助只是一介提撕警策通貫動靜但無事時一直持養有事處便有是非取舍所以有直內方外之別非以動靜為判然二物也○程子曰存養熟後泰然行將去便有進○問人有專務敬以直內不務方外何如程子曰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惟恐不直內內直則外必方○五峯胡氏曰居敬所以精義也○問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朱子曰說只恁地說須自去下工夫方見得是如此敬以直內是無纖毫私意胷中洞然徹上

徹下表裏如一義以方外是見得是處決定恁地不是處決定不恁地截然方方正正須是自將去做工夫聖門學者問一句聖人答他一句便領略將去實是要行如今說得儘多只是不曾將身己做著實把做工夫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八箇字一生用之不窮

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大戴禮

朱子曰敬便竪立怠便放倒以理從事是義不以理從事是欲敬義是體用○真氏曰敬

敬齋箴

則萬善俱立怠則萬善俱廢義則理爲之主欲則物爲之主吉凶存亡之所由分上古聖人已致謹於此矣此段語出於丹書丹書載黃帝顓帝之道故稱上古聖人

○程子曰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朱子曰最下得夾持兩字好敬主乎中義防於外二者相夾持要放下霎然不得莫教一箇有些走失如此則下不染於物欲只得上達天德也

臣按敬體義用雖分內外其實敬該夫義直內之敬敬以存心也方外之義敬以應事也朱子敬齋箴發明親切故謹錄于左

箴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

帝此言靜無違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蟻封蟻垤也言能折旋於狹小之地也此言動無違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此言表之正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罔敢或輕此言裏之正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此言心之正而達於事弗貳以二弗參以三惟心惟一萬變是監此言事之主一而本於心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弗違表裏交正此總結上文須臾有間私慾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須臾以時言此心不能無適之病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毫釐以事

言此言事不餘主一之病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此總結一篇○西山真氏曰敬之為義至是無復餘蘊有志於聖學者宜熟復之○朱子堂房兩夾室暇日默坐讀書其間名其左曰敬齋右曰義齋記之曰嘗讀易而得其兩言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以為為學之要無以易此而未知所以用力之方也及讀中庸見所論脩道之教而必以戒慎恐懼為始然後得所以持敬之本又讀大學見所論明德之序而必以格物致知為先然後得所以明義之端既而觀夫二者之功一

正心

動一靜交相為用又有合乎周子太極之論然後知天下之理幽明鉅細遠近淺深無不貫乎一者玩而樂之足以終吾身而不厭又何暇夫外慕哉

右通論涵養省察

○子曰閑邪存其誠 易乾卦文言

程子曰閑邪則誠自存如人有室垣墻不修不能防寇寇從東來逐之則復有自西入逐得一人一人復至不如修其垣墻則寇自不至故欲閑邪也○又曰敬是閑邪之道閑邪

存誠只是一事去善即是惡去惡即是善譬
如門不出便入○思慮雖多果出於正亦無
害否曰且如在宗廟則主敬朝廷主莊軍旅
主嚴此是也如發不以時紛然無度雖正亦
邪○朱子曰李先生說人心中大段惡念却
易制伏最是那不大段計利害乍往乍來底
念慮（此是浮念）相續不斷難為驅除今看得來是
如此○臨川吳氏曰凡人頗知此之為理為
善彼之為欲為惡而志不勝氣閑居獨處之
際邪思興焉一有邪思即遏制之乃不自欺

之誠也夫既無邪思則所思皆理皆善矣然一念才起而一念復萌一念未息而諸念相續是二也是雜也匪欲匪惡亦謂之邪盖必先能屏絶私欲惡念之邪而後可與治療二而且雜之邪誠意而正心其等豈可躐哉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論語○亦孔子語

朱子曰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

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
蓋其義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
臣按夫子此言為論詩而發第以思無邪
是識故載乎正心之章
程子曰思無邪毋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
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邵子
曰言之於口不若行之于身行之于身不若
盡之于心言之于口人得而聞之行之于身
人得而見之盡之于心神得而知之人之聰
明猶不可欺況神之聰明乎是知無愧于口

不著無愧于身無愧于身不著無愧于心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朱子曰思在言與行之先思無邪則所言所行皆無邪矣行無邪未是誠思無邪乃可為誠是表裏皆無邪徹底無毫髮之不正

臣按誠者天之實理心之本體人不能復其本心者由有私邪為之蔽也以敬為主盡去私邪則本體乃全敬是用功之要誠是收功之地由敬而至於誠矣

右言存誠反復以盡正心之義亦無涵養省察而言

臣按心之本體湛然虛明如鑑之空如衡之平而感物而動七情應焉者此是心之用也惟其氣拘而欲蔽本體不能立故其用或失其正其病在於昏與亂而已昏之病有二一曰智昏謂不能窮理眛乎是非也二曰氣昏謂怠惰放倒每有睡思也亂之病有二一曰惡念謂誘於外物計較私欲也二曰浮念謂掉擧散亂（掉擧念起之貌）相續

不斷也此念非善非惡故謂之浮念常人困於二病未感物時非昏則亂既失未發之中矣其感物也非過則不及豈得其已發之和乎君子以是爲憂故窮理以明善篤志以帥氣涵養以存誠省察以去僞以治其昏亂然後未感之時至虛至靜所謂鑑空衡平之體雖鬼神有不得窺其際者及其感也無不中節鑑空衡平之用流行不滯正大光明與天地同其舒慘矣學者之用力最難得效者在於浮念蓋惡念雖實苟能誠志

於為善則治之亦易惟浮念則無事之時倏起忽滅有不得自由者夫以溫公之誠意尚患紛亂況初學乎程子曰君實嘗患思慮紛亂有時中夜而作達旦不寐可謂良自苦他日又曰君實近年病漸較然放得下也○臣按不知學者放心而任其所思故不自知其為浮念學者靜坐收心然後乃知浮念之為擾學者須是恒主於敬頃刻不忘遇事主一各止於當止無事靜坐時若有念頭之發則必即省覺所念何事若是惡念則即勇猛斷絶不留毫末苗脈若是善念而事當思惟者此善念之適乎時者則窮究其理了其未

了者使此理豫明若不管利害之念或雖善念而非其時者則此是浮念也浮念之發有意厭惡則尤見擾亂且此厭惡之心亦是浮念覺得是浮念後只可輕輕放退提掇此心勿與之俱往則纔發復息矣念慮紛亂時此心省悟知其爲浮念勿爲所牽而俱往則漸當自息如是用功日夕乾乾不求速成不生懈意如未得力或有悶欝無聊之時則亦須抖擻精神洗濯心地使無一念以來清和氣象久久純熟至於凝定則常覺此心卓然有立不爲

撿身

事物所牽累由我所使無不如志而本體之明無所掩蔽睿智所照權度不差矣張子曰定然後有光明若常移易不定何由光明最不可遽冀朝夕之效而不效則輒生退墮之念也正心是終身事業其要則方氏所謂中虛而有主宰者是也願 留睿念焉

撿身章第九

臣按正心所以治內撿身所以治外實是一時事非今日正心明日撿身也第其工夫有內外之別故分爲二章

敬身[illegible]礼

子曰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禮記下同○孔子語止此

長樂劉氏曰身雖在我其氣則受于親傳之於祖非已得以輕而辱之也

君子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

西山真氏曰君子之所以自養者無他內外交致其功而已

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中心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

朱子曰入之一字正見得外誘使然非本心實有此惡雖非本有然既爲所奪而得以爲主於內則非心而何

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

孔子曰無禮則手足無所錯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

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制宮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哀辨說失其黨黨類也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失其宜○冠義曰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顔色順辭令容體正顔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後禮義立○張子曰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為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

之間燕遊之樂爾○有人勞正叔先生曰先生謹於禮四五十年應甚勞苦先生曰吾日履安地何勞何苦他人日踐危地此乃勞苦也

右言敬身謹禮之功

威儀容止

○詩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大雅抑之篇

朱子曰抑抑密也隅廉角也○鄭氏曰人密審於威儀者是其德必嚴正也故古之賢者道行心平可外占而知內如宮室之制內有

繩直則外有廉隅也

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論語

朱子曰貴猶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暴粗厲也慢放肆也信實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色莊也辭言語氣聲氣也鄙凡陋也倍與背同謂背理也籩竹豆豆木豆言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是皆修身之要為政之本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

造次顛沛之違者也若夫籩豆之事器數之末道之全體固無不該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重矣○又曰容貌辭氣乃德之符○呂滎公常言後學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是當氣象者辭令容止輕重疾徐足以見之矣不惟君子小人於此焉分亦貴賤壽夭之所由定也

坐如尸立如齋 禮記下同

鄭氏曰尸居神位坐必矜莊坐法必當如尸之坐人之倚立多慢不恭雖不齋亦當如祭

前之齋○謝氏曰明道先生終日端坐如泥
塑人及至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所謂望之
儼然即之也溫程子謂學者曰賢看顥如此顥煞用工夫
凡視上於面則敖下於帶則憂傾則姦
呂氏曰上於面者其氣驕知其不能以下人
矣下於帶者其神奪知其憂在乎心矣視流
則容側必有不正之心存乎胷中矣此君子
之所以慎也
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論語○記孔子之事
朱子曰造次不離於正也○謝氏曰聖人心

安於正故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處

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禮記下同）

陳氏曰徵角宮羽以玉聲所中言也徵為事角為民故在右右為動作之方也宮為君羽為物君道宜靜物道宜積故在左左乃無事之方也不言商者或以西方肅殺之音故遺之歟

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旋）中規折旋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

自入也
陳氏曰趨時歌采齊之詩以爲節行時歌肆夏之詩以爲節中規圓也中矩方也進而前則其身略俯如揖然退而後則其身微仰故曰揚之進退俯仰皆得其節故佩玉之鳴鏘然可聽也○孟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
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曹風鳲鳩篇
朱子曰忒差也有常度而其心一故儀不忒

儀不忒則足以正四國矣○北宮文子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

戒飭無怠

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真氏曰自古之論威儀者未有若文子之備也盖威非事嚴猛正衣冠尊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夫是之謂威也儀非事容飾動容周旋無不中禮夫是之謂儀也

右言威儀容止之則

○召公告武王曰嗚呼明王慎德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周書旅獒下同

蔡氏曰德盛則動容周旋皆中禮然後能無狎侮之心言慎德不可不極其至也德而未

至則未免有狎侮之心狎侮君子則色斯舉
矣彼必高蹈遠引望望然而去安能盡其心
狎侮小人雖其微賤畏威易役然至愚而神
亦安能盡其力哉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

蔡氏曰貞正也不役於耳目之所好百爲之
度惟其正而已

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
功虧一簣

蔡氏曰或猶言萬一也矜矜持之矜○呂氏

曰此即慎德工夫或之一字最有意味一有暫止息則非慎德矣○蔡氏曰人主一身萬化之原苟於理有毫髮之不盡即遺生民無窮之害而非創業垂統可繼之道矣以武王之聖召公所以警戒之者如此後之人君可不深思而加念之哉

右言戒飭無怠之意

臣按心為身主身為心器主正則器當正但不可任其自正不為之檢攝故大學之序修身在正心之後其用功之方不過容

貌視聽言語威儀一循天則而已形色天性也一身之中一動一靜孰無天則者乎格物致知所以明此則也誠意正心修身所以蹈此則也二者備矣然後可臻踐形之域矣世之人或有修飾容儀甚是可觀而內無操存之功者此固穿窬之比不足議爲着其天資寡慾不被物誘而坦率自樂以爲但當內正其心不必拘拘於外貌者亦不可入道終爲俗中好人而已況外貌不莊中心亦懈未可保其不流於放蕩

也哉此所以既正其心又不可不檢其身也然彼身無檢束者心必不得其正故也苟能正心則事事無不求正矣豈有以已身安於不正之理乎然則身之不修乃心不正之故也願　留睿思焉

聖學輯要卷之五

恢弘量

恢進弘之量

聖學輯要卷之六

修己

恢德量章第十

臣按上篇九章已論修己之序詳矣復以恢德量輔德敦篤三章申論其餘蘊盖德量未弘則得少爲足偏於一曲未可進於高明博厚之境故恢德量次於檢身

子曰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不爭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 禮記

嚴陵方氏曰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可謂不矜伐矣故民不爭也臨川吳氏曰民化之亦以善讓人而不與人爭也○愧人使人愧也

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商書說命

蔡氏曰自有其善則已不加勉而德虧矣自矜其能則人不效力而功隳矣○東萊呂氏曰道理無窮學者先要不得有自足心

易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坤卦象辭

程子曰君子觀坤厚之象以深厚之德容載

庶物

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坤卦彖辭

程子曰以含弘光大四者形容坤道含包容也弘寬裕也光昭明也大博厚也有此四者故能成承天之功品物咸得亨遂也○問人於議論多欲直己無含容之氣是氣不平否曰固是氣不平亦是量狹人量隨識長亦有人識高而量不長者是識實未至也大凡別事人都強得惟識量不可強今人有斗筲之量有釜斛之量有鍾鼎之量有江河之量江

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亦有時而滿惟天地之量則無滿故聖人者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天資有量須有限大抵六尺之軀力量只如此雖欲不滿不可得也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動了謝安聞謝玄破苻堅對客圍棊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強終不得也更如人大醉後益恭謹者只益恭謹便是動了雖與放肆者不同其為酒所動一也又如貴公子位益高益卑謙只卑謙便是動了

恢容众之量

雖與驕傲者不同其為位所動一也惟知道者量自然宏大不勉強而成今人有所見卑下者無他亦是識量不足也○張子曰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朱子曰學者須養敎氣宇使開濶○薛氏曰第一要有渾厚包涵從容廣大之氣象量狹者不能容物從狹隘上生萬般病痛

右言恢進德之量

○易曰君子莅衆用晦而明明夷之象辭

程子曰用明之過則傷於察太察則盡事而

無含弘之度故君子不極其明察而用晦然後能容物和衆衆親而安是用晦乃所以爲明也若自任其明無所不察則無寬厚含容之德人情睽疑而不安失莅衆之道適所以爲不明也

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 周書君陳下同

蔡氏曰無忿疾人之所未化無求備人之所不能○衛玠曰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慍之容

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恢公乎
之量

蔡氏曰孔子曰小不忍亂大謀必有所忍而後能有所濟然此猶有堅制力蓄之意若洪裕寛綽恢恢乎有餘地者斯乃德之大也忍言事容言德各以深淺言也

右言恢容衆之量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周書洪範

蔡氏曰偏不中也陂不平也作好作惡好惡加之意也 張氏曰天下有公好惡不可作也作則非矣 黨不公也

反倍常也側不正也偏陂好惡己私之生於心也偏黨反側己私之見於事也蕩蕩廣遠也平平平易也正直不偏邪也○孫氏曰大道甚夷而民好徑王之道王之路所謂甚夷者也○程子曰公則一私則萬殊人心不同如面只是私心○張子曰合內外平物我此見道之大端○朱子曰此心曠然無一毫私意直與天地同量便有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底意思

右言恢公平之量

臣按量之不弘出於氣質之病恢德量無他工夫只是矯氣質之一事而別爲一章者人君之德尤在於大其量故表而出之人固有得千乘之國而歛然自謙者亦有得一命之官而肆然自多者量有大小故也量之小者其病有三一曰偏曲二曰自矜三曰好勝偏曲者滯而不周不能公心以觀理自矜者足於少得不能遜志以進德好勝者安於飾非不能虛己以從善三者都是一箇私而已嗚呼天人一也更無

分別惟其天地無私而人有私故人不得
與天地同其大爲聖人無私故德合乎天
地爲君子去私故行合乎聖人爲學者當
務克其私以恢其量以企及乎君子聖人
爲治私之術惟學而已學進則量進天資
之美惡非所論也勉勉不已至於此心曠
然無一毫私意干其間則雖舜禹之有天
下而不與文王之望道而未之見不是過
也伏惟　殿下留意焉

輔德章第十一

輔德

親正士

臣按自天子至於匹夫莫不須友以成其德曾子所謂以友輔仁是也自治之目已備於前故次之以輔德以論親正士從諫改過之意

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論語

朱子曰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諒信也友多聞則進於明便習熟也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善柔謂工於媚說而不諒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三者損益正相反

也

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周書冏命○穆王命伯冏為太僕正之辭

蔡氏曰自聖自以為聖也○呂氏曰自古小人之敗君德為昏為虐為侈為縱蓋其有極至於自聖猶若淺之為害穆王獨以是蔽之者蓋小人之蠱其君必使之虛美熏心傲然自聖則謂人莫己若而欲予言莫之違然後法家拂士日遠而快意肆情之事亦莫或齟齬其間自聖之證既見而百疾從之昏虐侈

縱皆其枝葉而不足論也

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

禮記

陳氏曰廟有宗祝朝有三公學有三老五更無非明禮敎以淑天下王居其中此心何所爲哉不過守君道之至正而已○西山眞氏曰巫掌祀以鬼神之事告王（巫掌祀本非不正後來傳訛以邪說惑人遂至不正）史掌書以三皇五帝之事告王學卜筮者以吉凶諫王瞽矇之叟（即瞽侑以樂侑食之官）

以歌詩諫王一人之身而左右前後挾而維之雖欲斯須自放得乎○楚語曰昔衛武公年數九十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夕以交戒我在輿有旅賁之規周禮旅賁氏掌執戈盾夾車而趨車止則持輪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官師中下士也誦訓主誦書之官居寢有暬御之箴暬御近習也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瞽史知天道者師工樂官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作懿戒以自儆及其沒也謂之睿

聖武公

詩曰有馮憑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爲則大雅卷阿之篇

朱子曰馮謂可爲依者翼謂可爲輔者孝謂能事親者德謂得於己者引導其前也翼相其左右也豈弟君子指王也言得賢以自輔如此則其德日脩而四方以爲則矣○東萊呂氏曰賢者之行非一端必曰有孝有德何也蓋人主常與慈祥篤實之人處其所以興起善端涵養德性鎭其躁而消其邪日改月

化有不在言語之間者矣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孟子下同

趙氏曰適過也間非也格正也○朱子曰言人君用人之非不足過讁行政之失不足非間惟有大人之德則能格君心之不正以歸于正而國無不治矣大人者大德之人正己而物正者也○程子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與不仁耳心之非卽害於政不待乎

發之於外也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旣正而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事而更之後復有其事將不勝其更矣人人而去之後復用其人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

無或乎王之不智也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

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

朱子曰或與惑同王疑指齊王暴溫之也我見王之時少猶一日暴之也我退則諂諛雜進之日多是十日寒之也雖有萌蘖之生我亦安能如之何哉

今夫奕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

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朱子曰奕圍棊也數技也致極也奕秋善奕者名秋也繳以繩繫矢而射也○范氏曰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賢人易踈小人易親是以寡不能勝衆正不能勝邪自古國家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盖以此也○程子告於神宗曰天下之事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是故古之人君雖出入從容間燕必有誦訓箴諫之臣左右前後無非正人所以成其

德業伏願陛下禮命老成賢儒不必勞以職事俾日親便座講論道義以輔聖德又擇天下賢俊使得陪侍法從朝夕延見開陳善道講磨治體以廣聞聽如是則聖智益明王猷允塞矣○程子論經筵劄子曰昔者周公輔成王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士大夫家善敎子弟者亦必延名德端方之士與之居處使之薰染成性故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伏以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之

資得於天禀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在涵養熏陶而已大率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欲乞朝廷慎選賢德之士以侍勸講常留二人直日夜則一人直宿以備訪問時於內殿召見從容宴語不獨漸磨道義至於人情物態稼穡艱難積久自然通達比之常在深宮之中爲益豈不甚大竊聞閒日一開經筵講讀數行羣官列侍儼然而退情意略不相接如此而責輔養之功不亦難乎

從諫

右言親正士

○易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咸卦象辭

程子曰君子觀山澤通氣之象而虛其中以受於人虛中者無我也中無私主則無感不通也

夬履貞厲履卦九五爻辭

程子曰夬剛決也五以陽剛居至尊之位九五是君位任其剛決而行者也如此則雖得正猶危厲也古之聖人居天下之尊明足以照剛足以決勢足以專然而未嘗不盡天下之議

雖蒭蕘之微必取乃其所以爲聖也若自任剛明決行不顧雖使得正猶爲危道況剛明不足者乎

伊尹訓于太甲曰嗚呼先王從諫弗咈先民時若 商書伊訓

蔡氏曰咈逆也先民猶前輩舊德也從諫弗逆先民是順非誠於樂善者不能也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商書太甲亦伊尹語

蔡氏曰鯁直之言人所難受巽順之言人所

易從於其所難受者必求諸道不可遽以逆于心而拒之於其所易從者必求諸非道不可遽以遜于志而聽之盖欲太甲矯乎情之偏也◯朱子曰治道別無說若使人主恭儉好善有言逆于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志必求諸非道如何會不治從古來都有見成樣子直是如此

高宗命傅說曰啓乃心沃朕心商書說命下同

蔡氏曰啓開也沃灌漑也啓乃心者開其心而無隱沃朕心者漑我心而厭飫也

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

蔡氏曰方言曰飲藥而毒海岱之間謂之瞑眩瘳愈也弗瞑眩喻臣之言不苦口也弗視地喻我之行無所見也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蔡氏曰木從繩喻后從諫明諫之決不可不受也然高宗當求受言於已不必責進言於臣君果從諫臣雖不命猶且承之況命之如此誰敢不敬順其美命乎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為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論語

朱子曰法語者正言之也巽言者婉而導之也繹尋其緒也法言人所敬憚故必從然不改則面從而已巽言無所乖忤故必說然不繹則又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也○又曰如漢武帝見汲黯之直深所敬憚至帳中可其奏可謂從矣然武帝內多欲而外施仁義豈非面從如孟子論好色好貨齊王豈不悅

若不知繹則徒知古人所謂好色不知其能使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徒知古人所謂好貨不知其能使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楊氏曰語之而不達拒之而不受猶之可也其或喻焉則尚庶幾其能改繹矣從且說矣而不改繹焉則是終不改繹也已雖聖人其如之何哉○左傳隱公五年春公如棠觀魚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若夫山林川澤之實皂隷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

略地焉遂往僖伯稱疾不從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胡氏曰僖伯諫而不聽則稱疾不從可謂忠臣矣葬之加一等夫是之謂稱然隱公不敢忘其忠而不能聽其言與郭公善善而不能用至於亡國一也其及宜矣及於鍾巫之弑也隱公弟桓公弑公于鍾巫○孫氏曰郭公善善而不能用至於亡國隱公善忠而不能用至于亡身自古設虛名而無實行以至于敗者多矣可不省哉

右言從諫

○易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益卦

改過

象辭

程子曰風烈則雷迅雷激則風怒二物相益者也君子觀風雷相益之象而求益於己見善能遷則可以盡天下之善有過能改則無過矣益於人者莫大於是○朱子曰遷善當如風之速改過當如雷之猛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論語

朱子曰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唯不改則其過遂成而將不及改矣

無恥過作非 商書說命

蔡氏曰過誤出於偶然作非出於有意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論語下同

勉齋黃氏曰過也明白而無掩覆故人皆見更也瑩徹而無瑕疵故人皆仰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朱子曰文飾之也小人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故必文以重其過○新安陳氏曰君子不諱過故方過而人見速改過故無過而人仰如日月雖或不免於食而明還何損於明

若小人則諱過而掩匿不改過而固吝益重
其過而愈暗愈甚矣豈有日月明白瑩徹之
氣象哉

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孟子）

朱子曰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修如此
○周子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
過不喜人規如諱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
悟也噫○程子曰子路亦可謂百世之師矣
○朱子曰苟欲聞過但當一一容受不當復
計其虛實則事無大小人皆樂告而無隱情

矣若切切計較必與辨爭恐非告以有過則喜之意也

易曰不遠復無祇（抵）悔元吉（復卦初九爻辭）

程子曰失而後有復不失則何復之有惟失之不遠而復則不至於悔大善而吉也學問之道無他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

○雙峯饒氏曰人之一心善端緜緜本自相續念慮之間雖或小有所差而其慊然不自安之意已萌於中是即天地生物之心之所呈露而孟子所謂怵惕惻隱之心者也人唯

省察克治之功不加雖有為善之幾而無反善之實是以縱欲妄行而其悔至於不可追也善用力者誠能因是心之萌而速反之使不底於悔焉則人欲去而天理還矣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 易繫辭

程子曰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者只是微有差失才差失便能知之才知之便更不萌作○張子曰知不善未嘗復行不貳過也○朱子曰今人只知顏子知之未嘗復

行為難殊不知有不善未嘗不知是難處今人亦有說道知得這道理及事到面前却只隨私欲做去前所知者都自忘了只爲是不曾知直是顏子天資好如至清之水纖介必現◯程子曰予年十六七時好田獵既而自謂已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二年暮歸在田野間見田獵者不覺有喜心方知果未也葉氏曰周子用功之深故知不可易言程子治心之密故能隨寓加察在學者警省克治之力尤不可以不勉也◯南軒張氏曰夫習之有

斷絕心過有以害之也心過尤難防一萌于
中雖非視聽所及而吾時習之功已間斷矣
察之緩則滋長矣惟人安於故常以爲微而
忽焉此豈可使之熟也哉今日一念之差而
不痛以求改則明日茲念重生矣積而熟時
習之功銷矣不兩立也是以君子懼爲萌于
中必覺覺則痛懲而絕之如分桐葉然不可
復續如此則過境自疎時習之功專以至於
德以凝道顏子之不貳一絕不復生也故名
吾室曰不貳

易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復卦上六象辭）

程子曰復則合道既迷於復與道相反也其凶可知人君居上而治衆當從天下之善乃迷於復反君之道也

右言改過

臣按輔成德業莫切於親近正士而又必以從諫改過合爲一章者人君之好賢不徒近其人而已將取其善以補其不逮故諫則必從過則必改乃所以資於進德修業者也如或徒慕其名而謾置左右有諫

不從有過不改則賢者豈肯拘於虛禮以失其所守乎將必見幾而退樂於考槃而在君左右者不過佞倖之徒而已如是而國不至於危亡者未之有也若名爲賢者而坐受榮寵無忠讜匡救之益則亦安用賢者爲哉是故明王愼擇正士日與之處涵養薰陶克己從善而德日以崇業日以廣矣程子曰君德成就責經筵伏惟

殿下留念焉

敦篤章第十二

敦篤

敦篤之功

臣按修己之功旣陳於前猶慮其中道而廢故次之以敦篤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所謂敦篤者敦篤於終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論語下同

朱子曰弘寬廣也毅強忍也新安陳氏曰寬則容受之多廣則承載之闊強則執守之堅忍則負荷之久非弘不能勝其重非毅無以致其遠

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朱子曰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

可謂遠矣

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卦象辭

廣平游氏曰至誠無息天行健也未能無息而不息者君子之自强也○朱子曰常存得此心則天理常行而周流不息矣

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乾卦九三爻辭

程子曰日夕不懈而兢惕則雖處危地而無咎

伊尹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商書太甲下同○伊尹告太甲之辭

蔡氏曰昧晦爽明也昧爽云者欲明未明之時也丕大也顯亦明也先王（先王湯也）於昧爽之時洗濯澡雪大明其德坐以待旦而行之也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蔡氏曰新德之要在於有常而已終始有常而無間斷是乃所以日新也○程子曰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唯聖人之道無所進退以其所造者極也○永嘉鄭氏曰覽鏡而

面目有汙則必滌之振衣而領袖有垢則必濯之居室而几案窻壁有塵則必拂之不如是不能安焉至於方寸之中神明之舍汙穢垢塵日積焉而不知滌濯振拂之察小而遺大察外而遺內其爲不能充其類不亦甚乎

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 論語

朱子曰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顚沛傾覆流離之際蓋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無時無處而不仁也○又曰仁道至大

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陳氏曰全體云者非指仁之全體而言乃所以全體之也蔡氏曰全體是天理渾然無一毫之雜不息是天理流行無一息之間○程子曰知之必好之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得之古人此箇學是終身事果能顛沛造次必於是豈有不得道理○葉氏曰不求速成不容半塗而廢勉焉孳孳死而後已可也○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尹氏曰日新而不已則熟

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怠惰之病

張子正蒙

葉氏曰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言有敎也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動有法也終日乾乾晝有爲也夜氣所養宵有得也氣之出入爲息一息而必有所養也目之開闔爲瞬十瞬而必有所存也此言君子無往無時而非學也

右正言敎篤之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論語下同

朱子曰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

蓋學而不至於成有如此者是以君子貴自勉也○南軒張氏曰養苗者不失其耘耔無逆其生理雨露之滋日夜之養有始有卒而後可以臻厥成或舍而弗耘或揠而助長以至於一暴十寒則苗而不秀秀而不實矣學何以異於是有質而不學苗而不秀者也學而不能有諸已秀而不實者也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墻不可杇也於予與何誅

朱子曰晝寢謂當晝而寐朽鏤也言其志氣

昏惰教無所施也與語辭誅責也言不足責乃所以深責之○胡氏曰宰予不能以志帥氣居然而倦是宴安之氣勝儆戒之志惰也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懈惰荒寧為懼勤厲不息自強此孔子所以深責宰予也

右反言怠惰之病

臣按君子之學誠篤而已任重道遠不進則退若非誠篤何能有成孔子曰先難後獲功至則效必臻何可預期乎今人患在先獲惟其預期而功不至故行之未幾厭

倦之心生焉此學者之通病也行遠者非一步而可到必自邇而漸往升高者非一趨而可詣必自卑而漸登苟能不失其路而勉勉循循日有功程有進無退則無遠不屆無高不及矣人情各有所樂其不能以學爲樂者必有所蔽故也知其所蔽而用力以袪之蔽於聲色者務放聲而遠色蔽於貨利者務賤貨而貴德蔽於偏私者務捨己而從人凡有所蔽莫不務絕其根本實用其功不計難易勇趨力進喫緊辛

修己功效

苦斷然不退用功之狀初甚險塞而後漸條暢初甚棼亂而後漸整理初甚艱澁而後漸通利初甚澹泊而後漸有味必使情之所發以學為樂則舉天下之物無以加於此學矣何暇有慕於外而怠緩於此乎此顔子所以欲罷不能也願 留睿念焉

修己功效章第十三

臣按用功之至必有效驗故次之以功效以盡知行兼備表裏如一入乎聖域之狀

易曰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同人卦彖辭

由知達行

程子曰天下之志萬殊理則一也君子明理故能通天下之志聖人視億兆之心猶一心者通於理而已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大學

朱子曰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向是非明白必向善而背惡靜謂心不妄動是非既定不爲他歧所動心常寧靜也安謂所處而安正我權度有以應事隨時隨處無不泰然慮謂處事精詳事物到來更須研幾審處得謂得其所止行之而得止於至善○又曰定靜安三

由行達知

字雖分節次相去不遠但有淺深其實知止後皆容易進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此最是難進處多是至安處住了○雙峯饒氏曰譬之秤知止是識得秤上星兩慮是將來秤物時又仔細看能得是方秤得輕重的當定静安在事未至之前慮是事方至之際四者乃知止所以至能得之脉絡

右言由知而達於行之效

○孟子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孟子

朱子曰如君臣之義父子之親這道理本備

於吾身誠是實有此理檢點自家身上果無欠缺事君真箇忠事父真箇孝莫不各盡其當然而無一毫之不盡則仰不愧天俯不怍人自然是快活然反之於身有些子不實則中心愧怍不能以自安如何會樂○又曰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如惡惡臭好好色之實然則其行之不待勉強而無不利矣其爲樂孰大於是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論語

朱子曰參乎者呼曾子之名而告之貫通也

唯者應之速而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曾子於其用處盖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即應之速而無疑也○又曰一是一心貫是萬事只此一心之理盡貫衆理○又曰貫如散錢一如索子曾子盡數得許多散錢只無一索子夫子便把這索子與之今若沒一錢只用一條索子亦將

何以貫今不愁不理會得一只愁不理會得貫理會貫未得便言一天資高者流爲佛老低底只成一箇鶻突物事○延平先生曰學者須常令胷中通透洒落朱子曰此說甚善大抵此箇地位乃是見識分明涵養純熟之效從真實積累功用中來不是一旦牽強着力做得

右言由行而達於知之效○臣按知行雖分先後其實一時並進故或由知而達於行或由行而達於知

表裏淺深

○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中庸

朱子曰疚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西山眞氏曰人心至靈毫髮之微少有自欺必有不能慊於中者此所謂疚也此所謂惡也惟夫處幽如顯視獨如衆反之於己無所疚惡焉此君子之所以大過人而人之所不能及也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大學

朱子曰胖安舒也心無愧怍則廣大寬平而

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盖善之實於中
而形於外者如此○程子曰不愧屋漏則心
安而體舒
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
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孟子
朱子曰生發見也睟然清和潤澤之貌盎豐
厚盈溢之意施於四體謂見於動作威儀之
間也喻曉也四體不言而喻言四體不待吾
言而自能曉吾意也盖無物欲之累則性之
四德根本於心其積之盛則發而著見於外

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

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輝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禮記

陳氏曰動於內則能治心矣動於外則能治躬矣極和極順則無斯須之不和不順矣所以感人動物其效如此

右言由裏達表之效

○孟子曰可欲之謂善孟子下同

朱子曰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其爲人也處心造事行己接物一皆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之善人矣

有諸己之謂信

朱子曰凡所謂善皆實有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是則可謂信人矣善人者或其天資之美或其知及之而勉慕焉未必其眞以爲然而果能不失也必其用力之久眞實有此善於己而無一毫虛僞意然後可以謂之信人

矣
充實之謂美
朱子曰旣信之則其行必力其守必固如是而不已焉則其所有之善充足飽滿於其身雖其隱微曲折之間亦皆清和純懿而無不善之雜是則所謂美人也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朱子曰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則德業至盛而不可加矣○又曰美能充於內而已未必其能發見

於外也又如是而不已焉則其善之充於内者彌滿洋溢而不可禦其在躬也則睟面盎背而施於四體其在事也則德盛仁熟而天下文明是則所謂大人者也

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朱子曰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可見之跡則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爲矣○又曰大而不化則其大者未能離乎方體形跡之間必其德之盛者日益盛仁之熟者日益熟則向之所謂大者方且春融

凍解混然無跡而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矣是則所謂聖人者也○程子曰大而化之只是理與已一其未化者如人操尺度量物至於化則已便是尺度○張子曰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在熟之而已矣○朱子曰至於聖則造道入德之功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是其盛德至善之極無聲無臭之妙必有非耳目所能盡心思所能測者是則所謂神者而非聖人之上復有神人也夫自可欲而至於大則思勉之所及

聖人之道

也至於聖且神焉則非思勉之所及矣然非思勉之而不已焉則亦未有至焉者也

右合知行表裏而言由淺至深極之於聖神

○子絶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論語下同）

朱子曰絶無之盡者毋史記作無是也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執滯也我私己也四者相爲終始起於意遂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也蓋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程子曰此毋字非禁止之辭聖人絶此四者何用禁

止聖人之心與天為一○又曰聖人之心明鏡止水○張子曰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此一節言聖人之心

子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朱子曰厲嚴肅也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惟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故其中和之氣見於容貌之間者如此此一節言聖人之容

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中庸下同

朱子曰動無言行而言道無法則而言法法度也則準則也○陳氏曰遠者悅其德之被故有企慕之意近者習其行之常故無厭斁之意此一節言聖人之言行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朱子曰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

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臣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而爲三也此一節言聖人之德業

右承上聖神之說而極論聖人之道

臣按聖人之德與天爲一神妙不測雖似不可企及誠能積累工夫則未有不至者也人患不爲不患不能若堯舜周孔則生知安行固無漸進之功自湯武以下莫不

學知利行已有及之之功下於此者雖困
知勉行及其成功則一也人見明道樂其
渾然天成而不知從事於懲用工夫見晦
菴樂其海闊天高而不知從事於銖累寸
積故不能遵其路躡其步歷其藩籬入其
閫奥而徒取前訓以資口耳此所以規矩
在目前而善學者不世出也夫子曰聖人
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夫
聖人天資之美固有非常人所可企及者
矣若君子則不論天資之美惡皆可學而

及之矣亦不可得見者何哉君子而進進不已則豈不至於聖域乎始自可欲之善終至於參天地賛化育者只在積知累行以熟其仁而已聖賢指示大道明白平坦而人鮮克由之可勝歎哉嗟乎匹夫之為學尚以參天地賛化育為準的況於帝王乎古之帝王不必生而自善也如太甲顛覆典刑而至於克終允德成王不察流言而至於畢協賞罰後之帝王皆知以二王之初為可戒而考其所行皆不及於二王

者何哉不能遜志勉學之故也大抵帝王
之質必與庸人不同加之以聚精多而用
物弘故雖亡國之君才器多有過人者惟
其用才於不當用反爲才所累而崇高自
尊不畏拂士宴安自娛不思倚伏頹墮自
畫不能振起日卑月汚小則身危國削大
則身死國亡豈不大可懼哉嗚呼萬善備
於性而不假外求積功由於己而不資他
力濟世仁民亦在於我而莫之敢禦如是
而不事乎學以臻昭曠乃事乎欲以究汚

下噫亦不思之甚也伏願 殿下反求
乎己心企慕乎先聖上念皇天 祖宗
付畀之責下從臣鄰衆庶顒若之望篤信
聖學誠實下手循序而進罔晝夜孜孜必
臻高明博厚之境以盡修己之功使斯世
得見堯舜之君使斯民得被堯舜之澤萬
世幸甚

聖學輯要卷之六